

WENXUEYUANCONGSHU

文学院丛书

四川作家协会

文学院丛书

散文·随笔卷

7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四川
作家
协会

文学
院丛
书 7

1993

中国·成都

取文
●
随笔
卷

(川)新登字 007 号

特约编辑:刘中桥

责任编辑:马铁水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李 军

责任校对:刘文玉、程 于等

书 名 文学院丛书⑦——散文·随笔卷 定价:10.60 元

编 者 四川作协文学院 ISBN7—5411—0974—6/I·918

1993 年 8 月 第一版 199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数 1—1000 册

印张 21.75 插页 3 字数 489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新凤印刷厂印刷

目 录

王敦贤

筏的怀念.....	2
鼓乐声中马帮来	10
南江桃园漫记	22
永别了，薜草锣鼓	29
昆明情话	34
空白纪念册	38

伍松乔

姓甚名谁	42
闭 户	50
不敢下镬池	54
同时进行	60
高高的标点	64
右边那坟	68
有 戏	72
稍 息	78

珠江不是一条江	81
---------------	----

园 静

云岗石窟	86
云中游	89
长城惜别	93
雪峰之恋	96
睡莲	98
墨 菊	102
绿 神	107
忧郁草	110
竹海意识流	113
等 你	116

何世平

浪语三则	120
怀疑二章	131
我子天然	141
博尔赫斯的谦虚	146
关于范文	151
谈谈痛苦，谈谈孤独	155

杨永年

峨眉山断章	162
青城觅幽	167
美人之乡	175

皇柏道·张飞栽树及其他·····	181
剑门礼赞·····	183
上帝折鞭处·····	188
夔峡揽胜·····	194
荡起的情思·····	200

吴承蔚

别时茫茫水浸月·····	206
打渔船悠悠·····	214
绿珍珠·····	222

陆政英

巴山背水图·····	229
金沙江，生命不息的江·····	231
您在我心中是树·····	235
南江桃园行·····	239

陈明云

家乡的瓜菜·····	245
竹筷小记·····	251
涪江号子·····	258
走夜路·····	264
上 山·····	269
哦，老师·····	275

陈焕仁

美仁哥·····	281
母亲，我的童年·····	285
父亲的丧事·····	291
故乡四章·····	305
冬天，未完的故事·····	315
回燕园·····	318
康北高原散记·····	322
再见吧，戈尔科夫柳克·····	326

陈德忠

礼佛凌云话海师·····	331
台高尔雅旧情殷·····	336
何处海棠香讯在·····	341
朗月清光洗象池·····	345

张 放

惠书读来如向阳·····	352
先生风范如永日·····	355
逸梅翁是花信风·····	359
落花无声说乡情·····	363
扩大生命与七十二变·····	367
寂寞地带上的—星小花·····	370
番石榴飘香·····	373
夜读《洛丽塔》·····	377
冷摊·冷书·热情·····	381

京华访书入室记·····	384
半日浴荫小记·····	391
我没有撞到寒山寺的钟·····	395
复闻桨声秦淮河·····	397
东西南北得我所·····	400
品 饭·····	403
北京大 长城长·····	406
看 云·····	410

胡其云

人事几番伤过往·····	414
草原学骑记·····	423
猎黄羊的故事·····	428
绿了芭蕉·····	433

徐建成

谒胡耀邦墓·····	437
闪悠悠的滑竿·····	440
寂寞之旅·····	444
山乡读书郎·····	447
水碾河夜市·····	451
春熙路书市·····	454

黄一鸾

寄至何方·····	459
相当漂亮·····	462

背面无风·····	466
索 引·····	472
极 地·····	475
活着，或死去·····	481
瞬间瞬间——给孩子·····	484
代 替·····	489
面 具·····	494
误入迷途·····	497
紊乱的黎明·····	501

程宝林

太阳出世·····	507
冬日踏青·····	511
善 良·····	517
秋天的絮语·····	523
同 学·····	529
少女就是鸽子·····	535
再临秋水·····	539
长途电话·····	542

廉正祥

犹是秦淮梦里人·····	547
瑞丽江，你流向何方·····	553
弟弟的牛仔褲·····	561
医院悲欢曲·····	565
梦里山水忆皖南·····	571

嘉 嘉

热血冷泪·····	581
1974 年的旱季·····	596
短文三则·····	602
耿马活下来·····	610

魏志远

晚霞的殷红 (组章)

花·岩鹰·男人·····	614
折 光·····	620
繁简和环扣·····	627
造天地的男女们·····	634

感谢命运 (组章)

我的太阳·····	644
房 子·····	647
想想明天·····	650
六 月·····	655
河在远方·····	658
二 哥·····	662
这个世界的秘密·····	668
在善良背后·····	672
哦,羌塘草原·····	677
那一片天空·····	681

王敦贤

王敦贤，川人。生于巴中，长于南江。幼年立志上大学留洋戴博士帽，孰料十二岁即失学，进入一个小县城的川剧团学唱戏。那就奋斗成一个名演员吧！偏偏嗓子倒仓，唱不出高八度，只得隐入幕后，吹竹笛，敲扬琴，拉大幕，收门票，度孤寂而忧郁的岁月。

性好奇，喜幻想，易冲动。偶尔从一本书上看到，此乃诗人气质。于是又照书行事，不顾天高地厚写起诗来。

出版过散文诗、散文三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理事。

筏的怀念

常见到这样的画幅：烟雨迷茫，山影绰约，平静坦阔的江面上，一列竹筏逶迤如带。披蓑衣戴雨笠儿的放筏人竹篙轻扬，把一种柔润的悠然不尽之情从画面上挥洒下来……或者，阳光明媚，峰峦奇峭，山间小河，喷珠溅玉。小小木筏，从大山拐角处冲撞而出，健壮的山姑赤足横站其上，山风拂乱秀发，红朴朴的脸膛，因汗水的浸润，泛出一层彩釉样的光泽……

韵味如江南丝弦的竹筏，灵动如山野短笛的木筏，给人以缠绵不尽的诗情，露珠般莹洁的清新，无疑都是极美的。然而，我深深怀念着的却是另外一种筏。那是洪钟大吕般气势恢宏的筏，那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筏！多少年来，这幅放筏图一直张挂在我的心中，引我闯荡礁石遍布、奇谲多变的人生，使我在得意时不忘前路，畏缩时鼓起勇气，困厄中挺直胸脯；在软弱时刚强，从屈辱中奋起，在卑微中傲岸……

我的童年在川北南江县一个小场镇度过。经由县城而来的南江河与从大河口（是一个场镇的名称，其实河并不大）蜿蜒而出的一条小河在上场头交汇，这便成了这场镇的地名——下两河口（南江河上游还有一个上两河口）。下场口有一棵硕大、

苍迈的黄桷树。几十级石梯从树下延伸向一片坦阔的河坝。就在那棵枝叶繁覆的黄桷树下，多少次，我看见放筏人把难以数计的木料扎成一张张巨大的筏，然后，夏秋洪水暴涨时，目送这巨大的木筏在人们的惊叹声中如脱缰之马，向着不可见、不可知的远方飞驰而去。

我没有考察过这种放筏的历史，只听说由来已久。而且，就在五十年代公路已经修通之后，这种行业也还着实兴盛了好些年。那时候，每到桃花水发，下两河口那棵黄桷树下的河面上便拦起一根“保子”把从南江河上游陆续放来的漂木收到一起，然后便开始扎筏子了。这种筏子，规模极大，一般由百多立方米木材扎成。最大的，竟达二百立方米以上（这相当于六七十辆汽车的载运量了）。筏工们先用纤藤和撬棍把一根根木料极牢固地绑扎成一个长方形的平面，其上，再用木板反搭成三个略高于筏面的平台。前边的一个叫做“梢台”，台上竖有一根粗大的木桩，放筏人叫它“王爷桩”，掌握方向的前梢条就绑扎在这桩上。后边的平台上照样绑扎有一根后梢条。中间的平台是营房——一个用木棒和谷草搭起的“人”字形草棚。放筏时，十来个水手做饭、睡觉都在里面。

筏子扎好之后，就“等水”了——等连续暴雨之后的洪江大水。洪水正在上涨时不行，因为水势尚不明朗；开始消退了也不行，放不多远，水势减弱，滩浅河窄，筏子会搁浅。最佳时刻是，洪水涨到一定的水位，稳定下来之后，将消未消之时。尤其在闯滩时，驾长必须准确、迅速地找准“燕子口”使梢。放这种大型木筏，最关键的人物是掌握前梢条的前驾长。谙熟沿途水文，经验极为丰富的老水手方能充当此任。掌握后梢条的叫做“后驾长”，任务只是配合前驾长行动。成败集于前驾长一

身，这就自然形成了驾长负责制。扎筏子之前，先由驾长同当地木材公司签定合同，然后再由驾长“组阁”，招募后驾长和水手。

航线很长。从下两河口出发，过巴河，经渠江，进入嘉陵江。沿途经过的口岸计有巴中、曾口、平昌、三汇、合川，终点是当时川内最大的木材集散地——重庆。那时候，在下两河口人们的心目中，重庆是遥远得如海外仙山的大城市。有幸亲历那城市繁华的人，回到小街后，自然被乡人刮目相看。或许，这也是当时下两河口的年轻人能以上筏子当水手为荣的原因之一吧？水手们经历了那么多险滩恶浪和长长的水上漂流之后，在重庆领到了丰厚的报酬，也会尽情地游玩几天——逛大街，看轮船，下馆子，转商店。而其中最高的享受，则要算听堂子戏了。下两河口的人，喜好川戏成癖。除了经常性地凑份子延请外地剧团来演出外，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个专唱川剧的“俱乐部”，义务性地不时公开演出。那时候，乡下人要看戏，一般都在敞坝子里搭一个临时舞台，这叫做“野台子”。下两河口这个古老的场镇，条件算好的了，也只有一个很高的“万年台子”。剧场呢，是“开放型”的，全无遮拦。观众自带板凳，看戏时伸颈仰望，作长颈鹿状。而重庆这个大城市里，尽都是正规剧场（这便是“堂子”），进场后，自带有靠背的座椅，舞台也不那么高，平视即可。这对于下两河口的川戏迷，无异身临仙境。而听到台上那些演员们或洪亮如铜钟，或娇颤如莺啼的唱腔，那真犹如醍醐灌顶了。如果有幸看到金震雷、高慕莲、陈淡然这样的名角登台，则更会惊喜异常，觉得不枉此生了。因此，放筏子到了重庆，无论如何，“堂子戏”一定是要看上几场的。除了欣赏，还有学习任务——把这些大演员的戏记上几招几式，然

后带回到家乡的万年台子上去，让无缘到大城市的乡邻们观赏。

水手们在重庆盘桓几天之后，给妻子或相好的女人买上一瓶雪花膏，给老人和细娃儿扯几截阴丹布或细洋布，再带些乡场上难以见到的糖果蜜饯，便登起草鞋踏上归途了。特别值得一记的是，水手们每次到了重庆，领到报酬之后，都要自认股子，凑在一起为家乡的俱乐部添置几样戏装或是一拨响器（锣鼓）。这些水手通达得很，在他们看来，能够把筏子顺利地放到目的地，已经是一件幸事。虽则经历了些险滩恶浪，在筏子上连续喝了好些天浑水，吃了好些天咸菜下干饭，但在这大城市里，看了些没看过的，吃了些没吃过的（更何况还欣赏到了那美妙的堂子戏呢），这已经足够补偿了。钱财，他们倒是看得很轻的。买几件川戏行头，回去让大家饱饱眼福，也算是答谢乡邻吧！因此，尽都舍得出钱。下两河口俱乐部里，但凡象样的川戏行头，几乎都是放筏子的水手们这样一次次添置起来的。

放筏，一般都在白天，天黑时便找一个窝口停靠下来。也有放夜筏子的，那就全靠驾长的技术高超了。敢于放夜筏子的驾长，下两河口就有好几个。有时候，一伙喜好川戏的水手，事先约好，同登一张筏子。开筏前，营房里除放进米面衣物之外，还加进一拨川剧锣鼓。筏子过了陡滩密布的巴河，水势凶险的渠江，进入嘉陵江后，江面愈次开阔，水流渐渐平缓。暴雨过后，天空格外晴朗。入夜，月白风清。此时已无需驾长掌舵，只需后驾长轻扳梢条，任其顺水漂流。这时候，劲促的川戏锣鼓骤然惊破夜的寂静，锣鼓刚罢，响起鼓板，接着，是高亢、浑圆的唱腔在江面上荡漾开去。《五台会兄》、《尚书问婿》、《营门斩子》等折子戏就这样一折一折地唱下去。那是何等奇妙的情景哟：流动的水上舞台，深夜不寐的演唱者，听众呢，是滚滚

不息的江涛，是两岸无尽的山峰，是满天灿烂的星斗。何等诗意的场景，何等旷达、何等豪壮、何等热爱生活的放筏人哟！

筏子，浸透了下两河口人们的生活。放筏人的部分专用术语，已经转化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词汇。如像问年轻人找到对象没有，问话会是：“找到连手（儿）没有？”某个女人忍受不了烈火般的爱情熬煎，毅然跟心上人弃家出走了。人们发布这条街头新闻时，用的语言是：“××跟××放了筏子！”

曾有过这样的事：下雨天，一伙水手聚集在上场头的一家酒馆里等水。等得无聊，便有人以一只卤鸡和一瓶酒打赌。赌什么？光着身子从上街走到下街。不料当即便有一个水手把胸膛一拍：“摆起！”提出打赌的人倒也爽快，马上把一只油亮亮的卤鸡和一瓶泸州二曲摆到了桌子正中。那应“赌”的水手默不着声地端起桌上的酒碗喝下一大口，闪身进了内堂。喧闹声倏然停止，一时间空气似乎凝固了。尽管推船放筏子的水手光着下半身操挠扳舵本是常事，但那毕竟是在水上。在这众目睽睽的大街上，他真敢撒野？大家正困惑着的时候，“砰！”内堂门打开了。那水手果真脱得一丝不挂，只见他把衣服捂住羞处，顺手从屋角抓起一根拦爪（一根长长的斑竹竿，头上装有铁制的抓钉，专用来抓水上的漂木或筏子的），一个箭步冲出门去，用极惊惶的声音沿街高喊：“筏子跑啰！筏子跑啰——”这喊声惊动满街的居民，纷纷站在屋檐下，用担心和焦虑的目光望着雨中的他和跟在他后面飞跑的水手们，全无责难之意（截住冲跑了的筏子，那是如救火一般紧急的事啊）。至于水手们如何从下场口那棵黄桷树下先后钻进并未被冲跑的筏子的营房里捧腹大笑，折服于那个精赤条条的水手的机智，而那个水手如何以英雄的姿势踞于上首，慷慨地请大家分享胜利品的情景，街民

们自然就无从见到了。

这当然是一个恶作剧。但也说明了那一一张张大筏子同下两河口的居民们心理上的联系。

下两河口每年都要放出好几张大筏子，间或，也有失事的时候。那便是筏子触礁散架。但由于水手们水性都极好，筏子散架之际，抱着一根木料漂流，便可保性命无虞。我在下两河口住了好几年，只知有筏子失事，还从未听说过有水手罹难。最使我佩服的是，筏子失事后的水手们衣衫褴褛、不名一文地徒步回到家乡，却毫不沮丧。逢有街邻慰问，只嘻嘻一笑：“莫啥，二回又来。”果然，下一张筏子招募水手时，他们又尽都应募了！难堪的是驾长。不在于经济损失，经济损失并不大。每根木料上都有木材公司的戳记，沿河两岸又都有捞料的人。他们知道这些都是国家的木料，打捞上岸之后，都整整齐齐地堆放着，在旁边立上一个“××打捞”的标记，等着水消之后，国家的人来收取。国家的人来了，按立方付给一点打捞费就行——驾长看重的是名声。放垮一张筏子，名声也就垮下去了一大截，而且，带累了水手拿不到报酬，那自责的滋味也是很不好受的。一个驾长，要是连续放垮了几张筏子，那么，无需上头下文件，也无需人劝退，他便不再“组阁”了。如果还没有厌倦水上生活，他会退居二线，到其他驾长的筏子上去当后驾长。

最激动人心的是筏子即将开发的时刻了。当驾长向水手们发出了“上筏子”的指令，忙碌、紧张的气氛一下子便漫满了宁静、安闲的小街。一个个披蓑衣、撸拦爪的水手脚步匆匆，穿街而过。有的忙着称叶子烟，有的经过草鞋摊子时，说声“回来给钱！”提起一砣草鞋就走。有的远远朝着烧腊摊喊道：“十个猪耳朵，二十搭豆腐干！”丢去一张拾元大票和一句“回来算